

喋血抗战十四年，反法西斯第一枪

喋血山河

第二部

温靖邦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喋血山河

第二部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喋血山河. 第2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60-7645-7

I. ①喋…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879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孙 虹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喋血山河·第2部 DIXUE SHANHE DI ER 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0 1插页
字 数	600,000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二十二章

西安事变爆发后，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的策略怎样？

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为中国革命搬掉一块最大的绊脚石”。^①

李维汉也说：“我们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干部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

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会对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影响。

而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毛泽东最初脸上并没有笑容，更没表什么态，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烟。由别的常委分管的苏区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上言辞激烈的文章，他反复阅读后，默默放置一旁，不置一词；好几位政治局委员请他作出除蒋的决定，他也只说，大家再研究研究吧。他的着眼点不是报仇，不是除掉某一个反动头头，而是怎样利用这个契机，推动全面抗战，在抗战中壮大革命力量。

几次非正式的会上，常委之间的私下交谈，他都很少发表意见，总是认真倾听，或者深入追询别人的主张。

几天过去了，党的最后决定迟迟不能形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冷了朋友的心。于是才有本书前面提到过的红军十将领支持张、杨通电的发表，才有红军主力向外运动做出援助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姿态。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式职务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在名义上并不是党的总负责人——这个职务从遵义会议以来一直由张闻天担任。但是，也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位把红军和中国革命带出绝境的伟大天才由于他始终十分清醒的战略头脑，非凡的政治洞察力，练达过人的制驭能力，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局的核心，他的意见往往成了党的最后决议。但是，他决不干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日常工作，更不对别的常委指手画脚；不是重大问题，决不轻易发表意见。有一次，一位同志拿着即将发表的重要文章来找他，请他审读。他惊讶地瞧了这位同志半天，说：你不知道这不是我分管的范围吗？你应该

^① 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去找周恩来同志，或者洛甫^①同志。当然，他也有“越权”干预的时候。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晚，他在前线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该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②然而，这种干预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啊！

毛泽东的思考终于成熟了。

他先是找张闻天交换意见，说服这位总负责人，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正确导向。

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之后，马上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对西安事变的策略问题。

有几位同志发言，主张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分开，即使不得已除掉了蒋介石，也要设法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形成全国大团结抗日的局面，试图把南京政府同蒋介石分开的考虑，行不通。

会上，各种意见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主张，不能放虎归山。

毛泽东对大家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分析，以缜密的说理指出了各种意见的得失。他指出，抗日是大局，一切应该服从这个大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也要站在这个基点上来考虑。蒋介石不是亲日派，他和他的集团也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这是可以推动他接受联合抗日主张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就可能成功。为什么还要杀他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条件地放虎归山呢？

最后，毛泽东建议，不妨从和平解决的立场出发，派周恩来同志赴西安斡旋；另一方面随时发回报告，中央再根据西安情况的变化修正策略。当然，周恩来同志去了以后必须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

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罗瑞卿骑马到肤施，乘坐张学良的座机，直飞西安。

张学良把他公馆中的一幢楼房腾出来供他们居住，杨虎城派亲信厨师来主理伙食。

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促膝交谈，直至深夜。

张学良向他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各方面的反应，然后问中共方面有什么好主意。

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与革命战争或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兵谏。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了，它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的广大官兵，都有抗日的愿望。如果除掉了蒋介石，

^① 张闻天曾化名洛甫。

^②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会不会乘机夺权？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为慎重。要争取说服蒋介石。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去。

次日与杨虎城会谈，他也讲了类似的话。总的说来，张、杨口头愿意接受中共的主张，力争促使蒋介石转变立场。

杨虎城提出了一个疑虑，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了抗日，回南京以后会不会变卦？会不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

周恩来对这些顾虑表示理解。他借用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一段分析，进行解释：现在全国上下用极大的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在鼓动他抗日；苏联更希望他抗日，并愿意提供实际支持。蒋介石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他以后会不会报复，这个恐怕并不完全取决于他；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实力派，他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周恩来到西安的第二天，除了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还遍访被扣押的南京军政人员。获悉复兴社干将、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关在陕西省银行里，周恩来马上决定去看望这个过去的黄埔学生。

曾扩情见周恩来进来，以为西安事变的后台必是共产党无疑了。他警觉地打量这位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及后面的警卫，自度今天必死，两腿禁不住颤抖起来。

周恩来拍了拍他的肩，安慰了几句，叫他坐下。然后告诉了他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希望曾扩情为和平解决尽一点力。

曾扩情如释重负，抹了抹额上的毛毛汗。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只要今天能免于一死，叫干什么都成；至于干了以后的后果，只好暂时不考虑了。他用略有点变调的声音说，周主任要学生做什么，请尽管吩咐，学生无不乐从。

周恩来说，外间对西安事变有许多不实之词，希望你能把真相告诉你的同学。希望你和你的同学能够焕发黄埔精神，为团结抗日阵线的形成，贡献大力。

曾扩情表示一定努力，请周主任吩咐具体做法。

周恩来辞去以后，他就遵照吩咐草拟讲稿，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内容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总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平安无恙。西安所发生的事是一个政治事件，只是政策分歧。只要南京方面派代表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旋又遵照周恩来的意思，向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发出长电。电文大意是：要图校长得以平安回京，只能文谈，而不能武夺。电文有“奔车之上无仲尼”一句成语，意思是说，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一旦在狂奔的车子上，也会毫不例外地跌倒——炮火之下，难免误伤校长。

接下来自作主张，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张学良转交。主要内容是：学生未能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变生不测，深自引为内疚；张副总司令和杨

主任并无恶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还更博得他们的拥戴。因为有张副总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学生虽未能在侧，也很为安心。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美龄率宋子文、蒋鼎文、端纳、戴笠，乘坐专机，向北飞去。不料因为气候不佳，偏离了航向，竟然飞到了潼关上空。只好盘旋一周，掉头向东，继续飞行。机翼下，南京政府的军队正蚁队般向西安方向蠕动。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在最前面。一些路段的铁轨被炸断，加上到处积雪过膝，不只是火车寸步难行，汽车、骡马也无法行进。

飞机停在洛阳机场的时候，汽油只剩一升了。驾驶员后怕地说：真危险。

宋美龄目睹机场上几十架轰炸机列队待发，战争气氛浓重，“心坎顿增阴影”。

下飞机时，驻洛阳中央军将领都来迎接。

宋美龄对他们说，此去西安斡旋拯救委员长，需要的不是炮火，而是橄榄枝，请大家暂停攻击；特别叮咛毛邦初：“未得委员长手令，切勿派飞机飞近西安。”^①

在洛阳稍事休息，加注汽油，升空继续飞行。

飞临西安，盘旋上空，驾驶员与机场联络，请求安排降落。

宋美龄这时心跳加快了，脸也有些变色。她担心张、杨部队对她野蛮无礼，把自己的小手枪交给端纳，请求端纳，当张、杨部队“哗噪无法控驭时”，就用这支枪打死她。

端纳微笑接过手枪，表示接受请求，却又调侃般掂了掂手枪，断言这玩意儿派不上用场。

宋美龄紧张得胸部急促起伏，面孔发青，喃喃说但愿如此。

飞机滑行在深灰色的跑道上，逐渐停下来。这是为了迎接宋美龄的座机刚刚清扫出来的。跑道两旁堆满白雪，像堤埂一样，与一望无际的大西北雪原连成一片。这样一道窄窄的深灰与茫无际涯的白色，加上透骨的寒气，营构出一派严酷得让人产生莫名绝望的氛围。

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走下飞机。

数百名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跑步过来，在他们四周围成了一个圈。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预防有不逞之徒来打黑枪。

张学良第一个上前握手，说一些欢迎的话，态度热情亲切，不失待客的礼数。

宋美龄要求张学良，可不可以不搜查她的行装。

张学良愕然，旋即心里一阵歉意油然而生，想起与蒋宋两家的私谊，肃然说：“夫人何出此言，学良怎么敢这样无礼！”

杨虎城也上前一一握手寒暄。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张学良与戴笠握手的时候，脸上带笑不笑的，调侃道：“雨农，你是专搞情报工作的，这次是怎么搞的？我闹了这么一个大动作，你事前竟毫无所知！”

说罢摇头叹息，怜悯地瞧着他，就像是面对一个不长进的小孩。

戴笠严肃地说：“报告副总司令，我的情报工作只针对敌人，不针对副总司令！”

张学良愣了一下，拍拍他的肩，打了几个哈哈，说好、好、好。

大家分头钻进几辆轿车。

戴笠正欲跟随端纳进最末一辆车，十七路军一名少尉客气地请他上另外一辆。他一时也没多想，就弯腰钻了进去。

上车坐定，少尉马上就强行摘去了他的手枪，一副铐子咔嚓锁住了他的双手。他大为惊惶，难道大祸真的来了？事既至此，反抗是没有用的，只好乖乖地听凭摆布。

驶行半个小时左右，汽车进入一座警戒森严的公馆。

少尉不容分说，把他押到地下室，关了起来。

宋氏兄妹在张公馆住下，喝了两道茶，就提出希望马上见到蒋介石。

张学良说洗尘宴已经备好，饭后再去不迟。

宋美龄已经站了起来，脸上是急不可耐的神情，说是没见到介石，坐立不安，哪里还吃得下什么。

张学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只好领他们去。

穿过一条小巷，就是玄凤桥高桂滋公馆。他们没有坐车，漫步过去。说是漫步，宋美龄却脚步很快，始终走在头里，害得警卫要加快脚步才能赶到她前面进行拱卫。

事前没有通报，宋美龄突然出现在屋子里，蒋介石大吃一惊，呆了片刻，不自觉地站了起来，步履滞重地往前踉跄两步，愀然摇头，潸然泪下。

宋美龄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一把抱住他，大恸，泣不成声。

张学良拉了一下宋子文的衣袖，示意咱们应该暂避。两人悄然退出。

蒋介石唏嘘着拉宋美龄坐下，责怪她不该来闯这龙潭虎穴。旋又慨叹说，虽然托子文阻止你来西安，也知道谁也无法阻止你。

接着详细叙述了被“劫持”的经过。说蒋孝先死了，侍卫官、宪兵死了不少。说自己尚未对张、杨作具体化的承诺，只通过中间人答应了某些原则性问题。叮嘱宋美龄，与张、杨谈判时，千万不要签订什么协议。

宋美龄向蒋介石通报了南京的情况，责难主战派别有用心。

蒋介石却不以为然，指出如果不以兵锋相逼，张、杨不会让步，敬之、季陶的主张也不能说就完全错了。

后来张学良与宋子文进来了。

大家在一块儿谈了一席话。

夜色涌进来的时候，张学良请宋氏兄妹暂别蒋介石，到他公馆去赴晚宴。

席间，宋美龄以长姐身份批评张学良，这事做得太欠考虑，太冲动，太“躁切”，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大家商量呢？自己人动干戈，招外人笑话。

张学良说明发动兵谏不得已之苦衷，解释“动机确系纯洁”，绝无“伤害委员长之意”；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只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美龄恳求张学良早日结束事变，释蒋回京。

张学良表示，他“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只是这关系到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意愿，如果委员长对西安方面所提的要求无一承诺，就送他离陕，张、杨两人无法向大家交代。

地下室阴冷潮湿。

戴笠来回走动，又急又怕。他万万没料到，连校长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除了有人送三餐饭，再没什么人来，也没人提审他。一个人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越想越觉得无生还的可能。

次日早上，地下室铁门开锁的声音惊醒了他，他脸上立刻变了颜色，以为是处决他的“宰把手”来了，绝望地把眼睛闭了起来。皮靴叩地的声音传来，越来越近，猛烈地敲打他的心。

“雨农，昨夜睡得还好吗？”

张学良站在他的面前。

他睁开眼睛，急忙起来，尽量站得直一些：“报告副总司令，还可以！”

张学良唔了一声，递给他一张纸片。

这是一份东北军少壮派军官联名写的报告，要求速杀戴笠以绝后患。

他捧着这张纸的手抖动不已，两条腿也有点不听使唤；心中另一个声音却在告诫不可示弱，不可貶笑于人。强作镇定，惨然一笑，说：“副总司令，我早就想到今天了！古人说，主辱臣死；委员长蒙难，做部属的怎么能苟且偷生？如果怕死，就不会到西安来了！”

张学良踱了两个来回，摆了摆手，说：“雨农，你不要误会，我丝毫没有加害委员长之心，更没有杀你之意！之所以将你……另外放置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东北军想杀你的人太多了，住在外边不安全！”

戴笠听了，放下心来，说：“副总司令，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薄情寡恩之人！我想斗胆请求你，可不可以让我见见委员长？”

张学良挥了挥手，慷慨地说：“当然可以！大老远地来，怎么能让你们爷儿俩不见呢？那不显得我张学良太刻薄了吗？”

说罢吩咐身后的副官，用车送戴局长去见委员长。

副官送戴笠进了蒋介石房间，就退出去了。

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正在陪蒋介石谈话。

蒋介石看见戴笠进来，微微感到意外。显然宋美龄他们还顾不上提起此公也跟随着西安了。想到戴笠的失职，便怒不可遏，指着他大声喝道：“你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这个，这个……真是岂有此理！”

戴笠好长时间没听见蒋介石的声音了，好长时间没挨过他的骂了，此时听来，如闻纶音，倍感亲切，体会到打是疼骂是爱的含义。戴笠不由得泪如泉涌。

宋美龄在一旁责怪蒋介石：“都什么时候了，还骂雨农！你的学生能有几个像他那样，轻蹈死地，到西安来救你？情治工作谁能保证永远没有疏漏？他的忠心难得，你应该原谅他！”

戴笠听到这话，越加泣不成声。

蒋介石又喝道：“我人还没死，你哭什么丧！”

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招呼戴笠坐下。

戴笠一边偷觑蒋介石，没敢坐。

宋美龄笑了，对蒋介石说：“你这位当老师的没发话，你的学生不敢坐呀！”

蒋介石余怒未息地哼了一声，睨视戴笠，大声说：“怎么，叫你坐你还不坐呀？娘希匹！”

最后三个字很小声，大约是怕端纳听见。他忘了，端纳根本听不懂。

宋美龄为了蒋介石早日获释，不得不求助于中共代表周恩来。

她和宋子文都认为，中共对西安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张学良的安排下，她和宋子文两次会见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第一次会见，周恩来就强调，中共没有预先与闻西安事变，更没有参加。也坦率承认，在如何处理蒋委员长的问题上，中共有过数日踌躇。后来在毛泽东先生的说服、导引下，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总方针。

宋氏兄妹对周恩来的坦诚态度十分感谢。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见解：“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凡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政党、军事集团，都在中共的联合范畴之内。中共早在去年就呼吁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惜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始终不予理睬。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时机，希望蒋夫人和子文先生劝委员长改换思路，改弦易辙，这对他个人对国家都善莫大焉。

宋美龄认为，既然中共有诚意，就应该接受政府领导，共同为国努力。

周恩来指出，只要蒋委员长同意团结抗日，中共愿意率先拥护他为抗日领袖。同时坦率承认，目前全国除蒋介石外，再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了。

宋美龄听得很高兴，觉得中共确实够大气的了。她进一步希望周恩来做做杨虎城的工作。她获悉杨虎城暗中不主张放蒋，似乎在这一点上与张学良有一点矛盾。

第二次会见的时候，宋美龄声称已向委员长通报了第一次会见的谈话内容，委员长没有什么异议。

宋美龄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断不应该自相残杀。内政问题，都应该采取政治的方式去解决，不应该擅用武力。

在各方面的逼迫、劝说，特别是宋氏兄妹的有力斡旋下，蒋介石终于当着众人正式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蒋介石正式指定宋子文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当然也指示了让步的底线。

他当着张学良、杨虎城的面信誓旦旦，双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担保，回京后分条逐步实施。但不签署任何文件。

周恩来就此发电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同意不签字，说要他签字干什么，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二十三日上午，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地点在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出席者是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子文。

关于这次谈判情况，周恩来在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有如下记载：

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①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主要由宋子文谈对六项条件的具体实施意见，然后大家进行讨论。

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亲日嫌疑的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撵走；推荐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长；徐新六或颜惠庆做外长；赵戴文或邵力子做内政部长；严重或胡宗南做军政部长。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推举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入行政院。

宋子文建议从缓，解释这只是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大幕揭开，再彻底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改组。

周、张、杨原则上同意，请宋子文负责改组事宜。

宋子文提议由蒋介石下令中央军撤兵，蒋介石即回南京，到京再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

周、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走，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先释放，才能送蒋回去。

周恩来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由张学良担任主席，进行抗日准备，由南京负责接济。

宋子文答应转告蒋介石，也说可能不会有问题。

这天谈判结束以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等人，报告了全部内容，“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①

二十四日继续进行谈判。

除昨日参加人员，宋美龄也列席了会议。

谈判结束，周恩来立刻将谈判结果电告中共中央，摘录如下：

(子) 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 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

(寅) 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②。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 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 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 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 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 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 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 宋表示要我们做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③

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他完全同意会谈的结果。

宋子文向他转达，周恩来希望能面见委员长。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② 指沈钧儒等七君子。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73页。

蒋介石摆了摆手，你们已经谈妥了，不必了吧；我不愿意和共产党方面任何人见面。

宋子文说，这不大好吧？

张学良也说，周先生是礼节性地拜访，不会谈具体问题的。

宋美龄也劝他见一见，认为当年在黄埔共过事，也算老袍泽了；今后又要合作抗日，拒不见面，于理不合，也不大礼貌。

蒋介石考虑了半晌，终于同意了。

当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晤见蒋介石。

宋氏兄妹告诉周恩来，蒋介石这两天感染风寒，发了几天烧，不适感尚未消除，不能多说话，晤见时间也不能长，希望鉴谅。

大家进了蒋介石卧室。

蒋介石躺在床上，听到宋美龄告诉他，客人来了，这才坐起来。动作颇为费劲。

周恩来疾步趋近床前，伸过手去，说：“委员长不必拘礼，躺着吧！哦，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吧？”

蒋介石边和周恩来握手，边对宋氏兄妹说：“快请恩来坐下！快请恩来坐下！”

周恩来落座之后，端详蒋介石。见此公形容枯槁衰老，加上忘了嵌上假牙，难看得很，远非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样子。

蒋介石说：“恩来呀，你比当年见老了一些，不过看起来身体结实多了！”

周恩来笑道：“是呀，不断的行军打仗，反倒把身体折腾好了！当年在黄埔的时候，虽然偶尔也跑跑路，毕竟不是经常性的。那时候我的哮喘病老是治不好，你还给我介绍过一个偏方，也没有多大效力。长征下来反而好了！”

蒋介石听他说到黄埔，不禁感慨系之，说：“恩来呀，当年在黄埔的时候，我们两人尽管也偶有分歧，总的说来还是合作愉快的。我是你的上司，你是我的部下，当年也说得上是最佳组合！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不可以再现？这个是……你为什么不可以再度听我的指挥呢？”

周恩来颇有节制地打了几个哈哈，朗声说：“只要委员长正式竖起团结抗日这面大旗，非但我个人可以听委员长指挥，就是毛泽东也可以听你指挥，数万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

蒋介石微笑点头，说了几个好，又说：“恩来呀，其实我们双方已经完成了初级接触，正要准备进入高层会晤——我指定陈立夫和邓文仪转司其事，不久就应该有成果！这个是……为什么还要这样？”

周恩来顿了顿，不动声色地说：“我说过了，我们事前对事变毫无所知！不过，我们理解并且支持张、杨二将军的爱国热忱！我们的这个立场，希望委员长能谅解。”

蒋介石唔唔应着，也不知是赞同周恩来的话，还是不赞同。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关切地问道：“委员长，好多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向斯大林同志交涉，送他回来团聚！他在苏联干得很好，最初在一级共青团委员会担任专职书记，现在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

蒋介石在生死未卜的那几天，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两个儿子，周恩来一提，触动了他内心的痛楚、情感，不禁黯然神伤，鼻子也酸了，许久没有说话。

宋美龄最了解他的心事，又坐在他的近处，同情地抚摩一下他的手背，对周恩来说：“经国回来的事，就请周先生多费心了！”

周恩来蛮有把握地说：“不会有问题的！我们请苏共中央，甚至斯大林同志本人给经国做工作，务必劝他回来！”

蒋介石联想到周恩来此来西安，毕竟包含了为他获释的因素，不禁感激地看了看周恩来，心折地说：“谢谢你了，恩来！我们……这个是，再也不要打内战了！你到南京，直接来找我谈——就像当年在黄埔那样！”

“好的，委员长，我记住你的话！”

这一次周、蒋对话，说得上气氛友善。

后来，蒋介石显出疲困之色，指指宋氏兄妹说：“你们同恩来多谈一谈！”

“委员长身体欠安，且请休息。”周恩来起身告辞，“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蒋介石虚抬了一下屁股，说：“好，好。”

这一夜，蒋介石和宋美龄睡了一个安稳觉。

醒来时，看见壁炉上挂着高尔夫球棒，每根都系着一条绳子，分别系缚宋美龄的手提打字机和蒋介石用的毛毯。面对这样一种机巧，蒋介石笑了。这样的好心境是被扣以来的第一次。

二

在什么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讨论这个的时候，西安各方面分歧较大。

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无条件释放他。这中间有张学良顾全大局，急于让蒋介石回京履行诺言的成分，也不乏私人感情在发生作用：他与蒋本来私交就很好，最近几日一定程度恢复了融洽；还有一个私交不浅的宋子文在一旁敦促，也不能不顾及；蒋夫人说她一向把汉卿视作英雄，敢作敢为，在这样一位高看他的女性面前，他更不能拂逆她的要求。

决心就这样下了。

中共却有不同的主张，强调应有条件地释蒋。已经作了让步，蒋介石可以不在文书上签字；他不能什么事都不做，至少要向全国民众表示一下态度。中共的

考虑是，这样一来，作为“党国领袖”，他想要反悔就比较难了。具体而言，南京政府得宣布内战停止，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应该发表同样内容的声明；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释放部分爱国分子和共产党。

杨虎城也一直主张暂时不放，要放也要有条件地放。捉蒋后，他几次与幕僚们商议，设想能否与蒋签署秘密协议，至少要蒋向全国发表一次广播讲话，以表明态度。杨虎城担心没有相当保证就释蒋，难免以后他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

张、杨部下大都以为，如果不得不释蒋，也必须有条件。

这就是说，张学良的打算和所有人都不一致了。

二十三日下午，附着于东北军内的“西北政治设计委员会”在没有征得张学良同意的情况下，自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

高崇民主持会议，参加的有杜斌丞、申伯纯、王炳南、应德田、卢广绩等十多人。

大家情绪激昂，坚执主张有条件释蒋。“有的说，要他们（指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先把潼关之内的军队撤出潼关，使我们免去军事威胁。有的说，要他们先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七君子，以取信于全国人民。有的说，要阎锡山出来做保证人，将潼关到洛阳之间划为缓冲地带，由山西军队驻防，使蒋介石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应德田激烈地说：“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不只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先把蒋干掉。”^①

他们最后议定，没有切实的保证，蒋介石不能走。

高崇民向张学良禀报了情况。

张学良忧虑起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少壮军官本来就在蒋介石问题上十分冲动，设计委员会这批军队中的思想家如果去施加这种偏激的影响，说不定会引发意外事件。

二十四日下午，他把前一天参加设计委员会会议的人召集到一起，耐心介绍了与宋氏兄妹谈判的情况，说同蒋达成六项协议，很快就要放蒋走，还说决定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后，默默地吸了好一阵烟，脸色趋于阴沉。吸完烟，把烟头撇灭在烟缸里，又才说话：“听说你们昨天开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咱们也可以在一起研究。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在外边随便乱讲，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做错了一点，咱们担不起！”

讲完以后，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沉默了一阵以后，有人用强硬的语气质问道：“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他们不认账怎么办？”

^①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57—158页。

张学良很不高兴，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被问者在威压之下噤若寒蝉，只好摇头苦笑。但是另外几个人没有惧怕，你一言我一句，强行把昨天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所议定的保证条件一一说了出来。

张学良听完，无可奈何地苦笑摇头。顿了一阵，颇自信地说：“你们所提的这些条件，我都曾经考虑过，都行不通！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咱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咱们逼迫蒋下命令，若结果无效，又当如何？咱们且不说这一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这也是咱们逼着他干的，不是心甘情愿。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东撤洛阳了，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也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人家的承诺已经履行，当然得释放。但是他这样做是被逼迫的，一定会心存报复之念。回到南京，中央军又打到潼关来，释放的七君子又给抓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组回来了。到那时，你们又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咱们提出的条件，只能是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无所谓，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喝了一口茶，又点燃一支烟，张学良接着说：“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现实！咱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自己了！咱们不请客进门，更不能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咱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表示赞成和支持。咱们发动以后，我打电报通知他，向他请教处置方略，他回电向咱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内战乎，扩大内战乎？’还质问咱们‘何以善其后？’满篇指摘，毫无半句同情。他还把这封电报，送去南京公开发表，不知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咱们不能同他共事，不能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对于继续扣押或马上释放，大家不好再说什么了，一说就会发生顶撞。但是对张学良产生的一个新念头，大家无不大为惊骇，都认为万万不可。

张学良明确表示，为了体现诚意，他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有人说：“副总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是随便说说的吧？”

张学良郑重地说：“这样的大事，能随便说说吗？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告诉你们吧，我这一着棋比你们想得高；你们是要扣住他的身体，而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要知道，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咱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他能体会到我的苦心。同时我跟到南京，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催促他实现答应咱们的事！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站得高，想得深！你们实在是太肤浅了，照你们的意思不把事情办砸那才怪呢！”

高崇民对张学良的话并不同意，当面又不敢反驳，就在当晚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任何保证条件释蒋的危险性，亲自送蒋回京更为危险。

高崇民把张学良的决定秘密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将领通报，鼓动他们绕开张、杨两统帅直接向蒋、宋施压。

当晚，两军少壮派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向宋子文提出，商定的事情必须有人签字，并且必须首先把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放蒋走；否则，尽管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这封信次日早晨送达宋子文手里。

他看后惊骇莫名，赶快转给蒋介石、宋美龄看。

蒋氏夫妻俩正做着回家梦，看后也大为惊骇，半天作声不得。

宋美龄毕竟是女人，一时没了主张，慌乱地连连说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蒋介石还算沉得住气，马上就从纷乱的麻团中揪出了头绪。他叫宋子文赶快去告诉张学良此事，请他想办法遏制这批狂妄的少壮派；又叫宋美龄去找杨虎城，恳求他支持张学良的放蒋决定。

宋美龄去新城大楼找杨虎城。

杨虎城没有买宋美龄的账，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释放。

而宋子文去找张学良，却十分成功。

这时的张学良受到两方面压力：一是宋氏兄妹。这两个聪明人，充分利用他们和张学良的私人感情，商定了大体条件，百般恳求立即释蒋，争取回南京过圣诞节，讨个吉利。二是“三位一体”内部。杨虎城和周恩来都主张释放蒋必须要有保证条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本来根本就反对释放，实在不得已，也坚持要有充分的保证条件才能放。面对这种局面，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拖下去会出乱子，决心早日释蒋。

夜晚，他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布马上要放蒋走，同时亲自送到南京，向中央请罪，恢复蒋的威信。

王以哲认为，就是一定要释蒋，也不必亲自送，太冒险了。

大部分将领都认为决不能送到南京去，当心蒋介石变卦翻脸。

张学良坚持要送，翻来覆去讲他的理由。大家没有办法，只好问他，走了以后西安的事情怎么办。他指示：东北军在西北的部队，由于学忠统领；关于三位一体抗日联军总部的事，听命于杨虎城；有问题多找周恩来商量。

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到金家巷他的公馆，说有要事相商。

一见面，张学良就十分忧虑地告诉他，东北军少壮派对蒋介石怨恨太深，听说要释蒋，无不浮躁冲动，说不定会控制不住。

杨虎城也有同感，他的部队中层以上青壮年将领反对释蒋的呼声很高，可不可以把两部将领召拢一起，明确宣布暂时不会释蒋？

张学良苦着脸摇头，不行呀，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再不送走，夜长梦多，